



文人吃客

□ 何 菲

江南谱系的才子才女们,很少有不爱吃和不会吃的。吃编织起世情的经纬,也见证了人情冷暖。

浙江富阳人郁达夫幼年贫穷匮乏,但富春江的鱼虾给了他敏感的味觉基因。成年后他逐渐富裕,美食嗜好得以满足,也有了后来觥筹交错的酒席生涯。他胃口极佳,一餐能吃甲鱼或童子鸡一只。每年海蚌肥美的季节,红烧白煮,能吃上百个。他讲究早餐小菜:荷包蛋、油氽花生米、松花蛋……他擅炊,是鲁迅最重要的酒友,五马路川味饭店、陶乐春等是他们常去之处。辣鱼粉皮、砂锅豆腐、炒腰花、绍兴酒都是常点的酒菜。就连他听到鲁迅去世的消息时,也是在二楼的饭桌上。他初识王映霞后,短短六天吃了六次,喝醉五次,推杯换盏,谈了许多氤氲衷曲。

王映霞在与郁达夫婚后洗手做羹羹,火腿蒸甲鱼是拿手菜,还学会了当年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喝的味噌汤,这是他宿醉后常饮的醒酒汤。当时他们每月开支200银圆,几乎有一半花在上吃上。与郁达夫离婚后,王映霞就再也没有做过味噌汤。

虾爆鳝是海宁人徐志摩的最爱,但凡他回乡,必点这道菜。还有桂花煮的糖水栗子。后来有海宁名厨根据徐志摩笔下美食琢磨出一套“志摩宴”。徐志摩在饮食口味上不脱浙江人的清淡,爱吃鱼虾豆腐,爱喝龙井茶。而常州人陆小曼则终日零食不离手,杨梅、樱桃、荔枝、橘子、西点、酒心巧克力……徐志摩曾想方设法弄来好吃的博她开心,也曾抱怨她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合上眼之前都在吃,靠零食果腹。

河北籍上海人张爱玲很喜欢豆制品、大饼油条、冰激凌、豆沙馅之类。“豆腐渣浇上吃剩的红烧肉汤汁一炒,就是一碗好菜,可见它吸收肉味之敏感。”记得张爱玲某篇文章里写过香港沦陷后食物匮乏,她和当时闺蜜炎樱满大街寻找冰激凌。只有一家店答应明天或许有。第二天张爱玲步行十多里,总算吃到一盆昂贵的、全是冰屑子的冰激凌。

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是宁波人,她爱吃咸蟹和毛笋。苏青笔下盐烤笋的烹制很有趣味。烹成后的盐烤笋“看起来上面有一层白盐花,但也不太咸,吃时可以用上好麻油蘸着吃,真是怪可口的。”

无锡人钱锺书本质上是写人性的作家,他善于在饮食中窥见政治之道、哲学之道、为人之道,比如施一饭招恩,吝一饭招怨,比如对美食美器的看法。钱钟书不擅长做美食,可无论去什么馆子,他总能点到好菜。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,一眼看到全部,又从中选出最好的,钱钟书很擅长。

胡适是安徽绩溪人,与他清朗俊逸的形象形成反差的是他的厚赋口味。他喜食肥肉,红烧青鱼头尾,红烧草鱼划水。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后,炒豆腐脑深得他青睐,因为他喜欢重油,吃豆腐菜要用猪油鸡油几番翻炒,油润细嫩。

梁实秋第一次去胡适家做客,胡适夫人江冬秀亲自下厨烹制了绩溪名菜徽州一品锅。这是一道硬菜。口径两尺的铁锅里摆了几层食材,第一层是白菜叶子,第二层是煎过的鸭块,三层是卤鸡块,四层是蛋饺,五是油豆腐,六层是五花肉,底层铺满徽州竹笋……从上到下,滋味层层递进,丰腴适口。梁实秋吃后赞不绝口,据说蔡元培也曾有幸品尝。

绍兴人鲁迅口味重,喜食辣,认为吃辣可以发汗解困,也因当年在南京读书时气候寒冷,没有余钱做厚实冬衣,也就开始以辣椒御寒了。

鲁迅先生对于隔夜菜是不大欢喜吃的,只有火腿连用几次也可以。后来萧红萧军等人也时常去鲁迅家蹭饭,许广平总是七大碗八大碗烧。鲁迅常常写作到深夜,家里常备核桃花生等坚果和糕点饼干。来上海是居后,如果午夜时许广平能给他预备些东西吃,比如绍兴农家烧法的蛋炒饭,放些葱、蛋和饭都炒得较硬些,再有半杯酒,他会十分满足。鲁迅的酒量不大却总爱喝一点,在北京是白干,到了上海主要是黄酒,五加皮、白玫瑰、啤酒、白兰地也喝一点。鲁迅一生始终维持着学生和战士的生活,有着中国人传统的克己美德。他自己的这一切享用都是很刻苦的,许广平说,“记不得有谁说过,鲁迅的生活,是精神重于物质……一起床就开始工作,有时直至吃夜饭才用膳,也不过两三种饭菜,半杯薄酒而已。”

在上海的时光,鲁迅穿着许广平织的大V领毛背心,吃着她精心料理的家常美饌,度过了人生中最温馨的9年,也是最后的9年。

梁实秋里说出生在北京,却是浙江省杭县(今杭州)人,他的味觉颗粒度之精细,带有江南人的遗传密码。他最爱信远斋的蜜饯、糖葫芦和致美斋的爆羊肚。1926年他留美三年归国,刚下车,将行李寄存在车站,就直奔致美斋,一口气吃了三种爆肚。他说,在海外想吃的家乡菜,以爆肚为第一。我最爱看他写寻常食物,比如写鸡蛋饼,“北方人贫苦,如果有两张家常饼,配上一盘摊鸡蛋(鸡蛋要摊成直径和饼一样大的两片),把蛋放在饼上,卷起来,竖立直,双手扶着,张开大嘴,左一口、右一口,中间再一口,那简直是无与伦比的、一顿丰盛大餐”。

梁实秋最好的美食文章,不是现写的,而是回忆的。回忆自带滤镜,使得食物的迷人因乡土情怀而无限放大。他46岁到中国台湾地区,直至84岁去世,一别半生,再也无缘故土。于是当年的一杯一箸一蔬一食,都成为他思乡的引擎。

（摘自2023年7月27日《新民晚报》）

（摘自2024年7月26日《光明日报》）

（摘自2022年7月12日《羊城晚报》）

放翁诗与北大荒

□ 肖复兴

读放翁晚年在家乡山阴写的诗,不知为何,总觉得很多情形像我曾经待过的北大荒。

“犬喜人归迎野路,鹊喜巢稳占低枝”。特别是前半句,每逢从田间收工归来,或者是去老乡亲做客,小狗总会远远地从乡间小道上跑过来,摇着尾巴迎接我们。如果北大荒是我的第二故乡,这样“犬喜人归迎野路”的情景,便是一幅难忘的乡情画。

“深枝著子累累熟,幽草开花冉冉香”。也是一幅北大荒的画,不是那种厚重的油画,也不是泼墨的国画,是晕染着云霭烟岚的水彩画。秋天的深枝,可以是田野一望无际的黄花菜(花苞晒干是做打卤面必不可少的食材),是大豆地里饱满结实迎风摇铃的大豆,也可以是树林中累累红透的山丁子,其冉冉之香,直渗透进我悠长的回忆里。

“上客已随新雁到,晚禾犹待薄霜收”。北大荒豆收,常在晚秋霜冻时节。知青就是“上客”,这时候要披挂齐上阵,每人一把镰刀,把一条垄,八里地长,天没亮就站在地头,天黑了还没有割到头。结霜的豆秸很硬,很冷,又有刺,扎破手是常有的事。即便不是那样诗意浓浓,“薄霜”二字,还是勾起我当年豆收的回忆。

“老子不辞冲急雨,小锄香带药畦泥”。药畦,北大荒没有。但急雨在夏天常有。急雨中田间干活,或冲回宿舍,都是常有的事。耙地或除草,锄头会派上用场,但不是小锄,拿上一天,掌心要磨出泡来。锄头带泥,满腿带泥,关键是带有黑土地的清香。

“泥浅不侵双草屨,身闲常对一棋枰”。雨天,这样的情景,最让人惬意。雨小,不过浅湿鞋底,如果收工早,回到宿舍里,摆下自制的纹枰,昏天黑地下几盘棋,乐不思蜀念家。况且,棋手中自有高手,聂卫平就是当年北大荒知青。

“北风日夜吹雨急,空村泥深屋漏湿”。这是另一种雨天的情景。北大荒的豪雨如注,不是北京惯见的急雨,宿舍屋顶有厚厚的茅草覆盖不漏雨,但地面返潮成湿漉漉的水洼。最要命的是存有箱子的茅草房,已成了水帘洞。那一年,我被借调师部宣传队,心想放在茅草房里的箱子,装的是满满一箱子书,还不都淋得湿透!我回去一看,那一箱子书一点儿没被雨淋湿,原来是一位叫小林的上海知青,知道那一箱子书是我的宝贝,帮我用茅草把箱子保护起来。

“土榻围炉豆秸暖,荻帘当户布机鸣”。这是北大荒冬天的情景。土榻,在北大荒就是土炕,灶眼里填满了豆秸,屋外堆起小山一样高的豆秸垛,屋顶挂有絮有棉花的厚厚布门帘。只不过,没有织布机,围炉里烧的是松木样子,松木样子腾起熊熊的火苗,抵挡住屋外的风雪呼啸。

“霜林已熟灯相馈,雪窖初开芋可羹”。这也是北大荒冬天的情景。霜林中有北方的野兔孢子的野味相馈赠,雪窖里储藏满满的是土豆白菜胡萝卜。这老三样是我们一冬一春吃的菜,煮熟出锅之前拢上厚厚的芡,稠得像一锅糊糊。

“秋晚雁来空自感,夜闻酒尽不胜悲”。这是我们常会涌出的感喟,不只在秋晚雁来之时,也常在夜闻酒尽之后。这时心底的悲或感,常是想念千里之外北京的家,更多是那时不知今夕何夕的渺茫之感。

“天涯怀友月千里,灯下读书鸡一鸣”。这是我们聊以遣怀常做的两件事:一是天涯怀友,给在各地插队的同学写信;一是读书,企求在书中找到精神寄托的掩体。那时我在猪栏喂猪,万里荒原似海,一盏马灯如豆,读书,便是最好的安慰。

我在北大荒6年,常到老家乡,或打牙祭,或叙乡情,谈情说爱也去那里。离开北大荒,几十年中,我曾经三次重返北大荒,那里的乡亲待我依旧如亲人一般,热炕头上,绿树荫下,一锅杀猪菜,满杯北大荒酒。“百世不忘耕稼业,一壶时叙里闾情”,写的不就是那样的情景与心情吗?这是放翁给予我最多温暖的一联诗。

今年是放翁诞辰900周年,重读放翁这些诗,仿佛又回到北大荒。这些诗如一面面古镜,映照出我青春的倒影。对我而言,或许是对放翁最好的一份纪念。

（摘自2025年7月5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（摘自2022年7月12日《羊城晚报》）